

庄子内篇订正卷上

<p>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、其名为鹏。鹏之背、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乌也，海运则将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

《谐》之言曰：鹏之徙於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。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。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蜩与觉鸠笑之曰：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，时则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。适莽苍者，三妆而反，腹犹果然。适百里者，宿春根。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？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物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汤之问棘也是已：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鷃笑之曰：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此大小之辩也。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；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竟#1；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冷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。故曰：至人无已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右第一章尧让天下於许由，曰：日月出矣，而爝火不息；其於光也，不亦难

乎？时雨降矣，而犹浸灌；其於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。请致天下。许由曰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。吾将为宾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。予无所用天下为。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

肩吾问於连叔曰：吾闻言於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反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，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。连叔曰：其言谓何哉？曰：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，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连叔曰：然。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。世蕲乎乱，孰弊焉以天下为事。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；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。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官然丧其天下焉。

惠子谓庄子曰：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，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；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呬然大也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庄子曰：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，聚族而谋曰：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以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，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。

惠子谓庄子曰：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。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庄子曰：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。东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，中於机辟，死於网罟。今夫牦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於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外其下。

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。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。南郭子綦隐几而坐，仰天而嘘，咯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几者，非昔之隐几者也。子綦曰：偃，不亦善乎，而问之也。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；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？子游曰：敢问其方。子綦曰：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呿。而独不闻之参差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，似污者；激者，謐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号者，突者，咬者。前者唱于而随者唱隅。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。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？子游曰：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是已。敢问天籁。子綦曰：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邪？大知闲闲，小知间间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，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。缦者，窖者，密者，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其发若机括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；其杀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其厌也如緇，以言其老洫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愁，姚佚启态。乐出虚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，已乎。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已信；而不见其形；有情而无形。百骸、九窍、六藏，赅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递相为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？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元益损乎其真。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。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。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眩煌黄郛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耶。人谓之不死，奚益。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夫随其诚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？愚者与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是以元有为有。尤有为有，虽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。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

其以为异於𩇨音，亦有辩乎？其无辩乎？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道隐於小成，言隐於荣华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则莫若以明。物元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^{#3}则知之。故曰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说也，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，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

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可乎可，不可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蹶；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，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之为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之为无崖。达之，入於无疵。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。积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几矣。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决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者，逆也。夫爱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廐盛溺。适有蚊虻仆缘，而批之不时，财缺街毁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，可不慎邪。

匠石之齐，至乎曲辕，见砾社树。其大蔽牛^{#4}；絮之百围，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。观者如市。匠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厌观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，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曰：已矣，勿言迄矣。散木也。以为舟则沈，以为棺槨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掖橪，以为柱则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匠石归，砾杜见梦曰：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於文木耶？夫祖梨橘柚，果蕨之属，溃熟则剥则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一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舍击於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。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予

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。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。匠石觉而诊其梦。曰；趣取无用，则为社何邪？曰：密。若无言。彼亦直寄焉。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。不为社者，且几有万乎。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义喻之，不亦远乎。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有异，结驷千乘，隐将花其所籟。子綦曰：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异材夫。仰而视其细枝，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；姑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醒，三#5日而不已。子莱曰：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以此不材。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栢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斩之；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斩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。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。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，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支离疏者，颐隐於齐，肩高於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为胁，挫针治繢，足以蝟口；鼓荚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於其间#6。上有大役，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。上与病者粟，则受三锺与十束薪。夫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谓之而然。恶乎然？然於然。恶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故为是举筵与楹；厉与西施，伎诡橘怪，道通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唯达者知通为一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适得而几矣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。劳神明为一，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朝三。何谓朝三？曰：狙公赋芋曰：朝三而暮四。众狙皆怒。曰：然则朝四而暮三。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提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。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尽矣，不可以加矣。其次，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，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。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果且有成与亏乎哉？果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有成与亏，故昭氏之鼓琴也。无成与亏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师旷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据梧也。三子之

知，几乎皆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异於彼；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，终身无成。若是而可谓成乎？虽然亦成也；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？物与我无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圣人之所图也。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此之谓以明。今且有言於此，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虽然，请尝言之。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俄而有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，其果无谓乎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为小；莫寿乎殇子，而彭祖为天。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乎？故自无适有以至於三，而况自有适有乎？无适焉，因是已。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吵也，请言其吵：有左，有右，有伦，有义，有分，有辩，有竞，有争，此之谓八德。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。春秋经世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辩也者，有不辩也。曰：何也？圣人怀之，众人辩之以相示也。故曰辩也者，有不见也。夫大道不称，大辩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嗛，大勇不忮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辩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。五者园而几向方矣。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谓天府。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来，此之谓葆光。故昔者尧问於舜曰：我欲伐宗、脍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其故何也。舜曰：夫三子者，犹存乎蓬艾之间。若不释然。何哉？昔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？啮缺问乎王倪曰：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曰：吾恶乎知之。子知予之所不知邪？曰：吾恶乎知之。然则物无知邪？曰：吾恶乎知之？虽然尝试言之。庸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尝试问乎女，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□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栗恟惧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民食刍豢，麋鹿食荇，卿且甘带，鸱鸦耆鼠，四者孰知

正味。猿编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□与鱼游。毛嫱、丽姬，人之所美也。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。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恶能知其辩。啮缺曰：子不知利害，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王倪曰：至人神矣。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於已，而况利害之端乎。右第三章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：吾闻诸夫子：圣人不从事於务，不就利，不违害，不喜求，不绿道；无谓有谓，有谓无谓，而游乎尘埃之外。夫子以为孟浪之言，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为奚若？长梧子曰：是黄帝之所听荧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。且女亦大早计，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鸇炙。予尝为女妄言之，女以妄听之奚？旁日月，挟宇宙，为其吻合，置其滑慙，以隶相尊。众人役役，圣人愚庵，参万岁而一成纯。万物尽然，而以是相蕴。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？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？丽之姬，艾封人之也。晋国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；及其至於王所，与王同筐床，食刍豢，而后悔其泣也。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薪生乎？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。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。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。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君乎，牧乎，固哉。丘也与女，皆梦也。予谓女梦，亦梦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为吊诡。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既使我与若辩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，我果非也邪？我胜若，若不吾胜，我果是也，而果非也邪。其或是也，其或非也邪。其俱是也，其俱非也邪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，则人固受其黷暗，吾谁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与若同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异乎我与若者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何谓和之以天倪？曰：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则是之异乎不是也，亦无辩。然若果然也，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。化声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穷年也。忘年忘义，振於无竟，故

寓诸无竟。罔两问景曰：曩子行，今子止。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无特操与？景曰：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蚺蜺翼邪？恶识所以然？恶识所以不然？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，胡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胡蝶，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物化。 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。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。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。缘督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砉然向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；合於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。文惠君曰：嘻，善哉。技盖至此乎？庖丁释刀对曰：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牛者。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，因其故然。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軱乎。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於硎。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。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於硎。虽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謦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文惠君曰：善哉。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：是何人也？恶乎介也？天与，其人与？曰：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，人之貌有与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蕲畜乎樊中。神虽王，不善也。 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曰：非夫子之友邪？曰：然。然则吊焉若此，可乎？曰：然。始也吾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，夫子时也；适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一蓐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县解。指穷於为蓐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 颜回见仲尼，请行。曰：奚之？曰：将之卫。曰：奚为焉？曰：回闻卫君，其年壮，其行独。轻用其国，而不见其过；轻

用民死，死者以国量乎泽若焦，民其无如矣，回尝闻之夫子曰：治国去之，乱国就之，医门多疾。愿以所闻思其则，庶几其国有廖乎？仲尼曰：嘻。若殆往而刑耳。夫道不欲杂，杂则多，多则扰，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。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。名也者，相轧也；知也者，争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。且德厚信矜，未达人气，名闻不争，未达人心。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卫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恶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为人菑夫？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，恶用而求有以异。若唯无诏，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。而目将荧之，而色将平之，口将营之，容将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顺始无穷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。且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批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。是好名者也。昔者尧攻丛枝、胥敖，禹攻有扈。国为虚厉，身为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实无已，是皆求名实者也。而独不闻之乎？名实者，圣人之所不能胜也，而况若乎。虽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尝以语我来。颜回曰：端而虚，勉而一，则可乎？曰：恶。恶可。夫以阳为充孔扬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违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与其心，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，而况大德乎。将执而不化，外合而内不訾，其庸讎可乎。然则我内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内直者，与天为徒。与天为徒者，知天子之与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，蕲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谓之童子，是之谓与天为徒。外曲者，与人之为徒也。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礼也。人皆为之，吾敢不为邪？为人之所为者，人亦无疵焉，是之谓与人为徒。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。其言虽教，谄之实也；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虽直不为病，是之谓与古为徒。若是则可乎？仲尼曰：恶。恶可。大多政法而不谍。虽固亦无罪。虽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。犹师心者也。颜回曰：吾无以进矣，敢问其方。仲尼曰：斋，吾将语若。有而为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嗥天不宜。颜回曰：回之家贫，唯不饮酒茹荤者数月矣。若此则可以进乎？曰：是祭祀之斋

，非心斋也。回曰：敢问心斋。仲尼曰：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，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听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。颜回曰：回之未始得使，实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。可谓虚乎？夫子曰：尽矣。吾语若。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，入则鸣，不入则止。无门无毒，一宅而寓於不得已，则几矣。绝迹易，无行地难。为人使易以伪，为天使难以伪。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。闻以有知知者矣，未闻以无知知者也。瞻彼阕者，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谓坐驰。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，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人乎。是万物之化也，舜禹之所纽也，伏戏几遽之所行终，而况散焉者乎。而况散焉者乎。颜回曰：回益矣。仲尼曰：何谓也？曰：回忘仁义矣。曰：可矣，犹未也。他日复见。曰：回益矣。曰：何谓也？曰：回忘礼乐矣。曰：可矣，犹未也。他日复见。曰：回益矣。曰：何谓也？曰：回坐忘矣。仲尼蹴然曰：何谓坐忘？颜回曰：堕肢体黜聪明，离形去智，同於大通。此谓坐忘。仲尼曰：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，而果其贤乎？丘也请从而后也。叶公子高将使於齐，问於仲尼曰：王使诸梁也甚重。齐之待使者，盖将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犹未可动也，而况诸侯乎。吾甚栗之。子尝语诸梁也曰：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惧成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吾食也执粗而不臧，爨无欲清之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。吾未至乎事之情，而既有阴阳之患矣。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。是两也。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语我来。仲尼曰：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。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於天地之间。是之谓大戒。是以夫事其亲也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。夫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。自事其心者，一反乐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於悦生而恶死。夫子其行可矣。丘请复以所闻：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，远则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传之。夫传两喜两怒之言，天下之难者也。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，两怒必

多溢恶之言。凡溢之类也妄，妄则其信之也莫，莫则传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传其常情，无传其溢言，则几乎全。且以巧斗力者，始乎阳，常卒乎阴，泰至则多奇巧。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乱，泰至则多奇乐。凡事亦然：始乎谅，常卒乎鄙。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言者，风波也；行者，实丧也。夫风波易以动，实丧易以危。故忿设无由，巧言偏辞。兽死不择音，气息弗然，於是并生心厉。克核泰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。苟为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终。故法言曰：无迁令，无劝成。过度益也。迁令劝成殆事，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，可不慎与。且夫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养中，至矣。何作为报也。莫若为致命。此其难者。

颜阖将传卫灵公太子，而问於蘧伯玉曰：有人於此，其德天杀。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；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。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，而不知其所以过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连伯玉曰：善哉问乎？戒之，慎之，正女身哉。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虽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蹶；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，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为无崖。达之，入於无疵。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。积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几矣。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决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者，逆也。夫爱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廐盛溺。适有蚊虻仆缘，而批之不时，财缺街毁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，可不慎邪。

匠石之齐，至乎曲辕，见砾社树。其大蔽牛^{#4}；絮之百围，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。观者如市。匠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厌观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，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曰：已矣，勿言迄矣。散木也。以为舟则沈，以为棺槨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掖橐，以为柱则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匠石归，砾杜见梦曰：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於文木耶？夫祖梨橘柚，果蕨之属，溃熟则剥则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一

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舍击於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。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。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。匠石觉而诊其梦。曰；趣取无用，则为社何邪？曰：密。若无言。彼亦直寄焉。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。不为社者，且几有万乎。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义喻之，不亦远乎。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有异，结驷千乘，隐将花其所籟。子綦曰：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异材夫。仰而视其细枝，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；姑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醒，三#5日而不已。子莱曰：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以此不材。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栢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斩之；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斩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。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。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，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支离疏者，颐隐於齐，肩高於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为胁，挫针治繢，足以蝟口；鼓荚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於其间#6。上有大役，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。上与病者粟，则受三锺与十束薪。夫支离其形者，犹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，又瓦支离其德者乎。孔子适楚，楚狂接輿游其门曰：凤子凤子，何如德之衰也。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圣人成焉；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方今之时，仅免刑焉。福轻乎羽，莫之知载；祸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，已乎。临人以德。殆乎，殆乎。画地而趋。迷阳迷阳，无伤吾行。吾行却曲，无伤吾足。山木了自寇也；膏火，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 # 1『竟』据通行本应为『境』。 # 2『选栢通行本应为『茶』。 # 3『知』据通行本应为『是』。 # 4『牛』据通行本应为『数千牛』。 # 5原本为『二』据通行本改为『三』。 # 6原本为『支离攘臂於其间』据通行本应为『支离攘臂游於其问』。



CED-8bskDitXGEYgaJ6ypA8_WFbDfIB6xjqwRpYOjewz7LrIL93oo
G.jpeg"></p><p><a href = "/pdf/2886-庄子内篇订正卷上.pdf" rel=
"external nofollow" download="2886-庄子内篇订正卷上.pdf" tar
get="_blank">下载本文pdf文件</p>